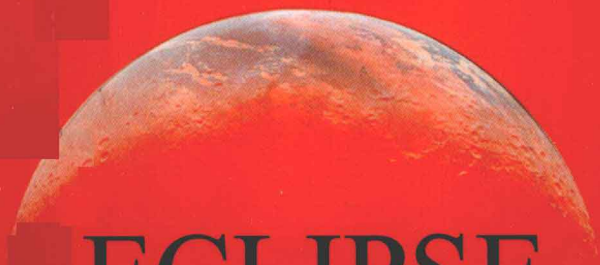


中国是否还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 倾力推荐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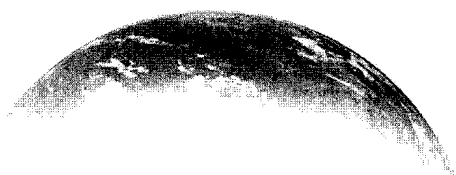
大预测

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美]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Arvind Subramanian) ◎著
倪颖 曹槟◎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大预测

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美]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Arvind Subramanian) ◎著
倪颖 曹槟◎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 (美) 萨勃拉曼尼亚著；倪颖，曹槟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ISBN 978-7-5086-3252-0

I. 大… II. ①萨… ②倪… ③曹… III. 中国经济—经济发展趋势—研究 IV. F1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681 号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by Arvind Subramanian

Copyright © 2011 b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DA YUCE——WEILAI 20 NIAN, ZHONGGUO ZENMEYANG, MEIGUO YOU RUHE?

著 者：[美]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译 者：倪 颖 曹 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713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252-0 / F · 2575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
虽日华灿灿，
但已奄奄一息，
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芭芭拉·塔奇曼
《八月炮火》

致

ECLIPSE

帕鲁尔、蒂亚、卡尔蒂科亚、罗汉
以及我的父母

他的观点受到中国众多媒体、专家、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他是被邀请参加中国发展论坛和金融论坛的最热门人选
全球知名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作品震撼推出

大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

- ◆ 2030 年，中国的贸易额将会是美国的两倍。
- ◆ 中国的人均 GDP 在 2015 年将达到 1.7 万美元。
- ◆ 2030 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占世界 GDP 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国只占 12%。
- ◆ 中国未来将会向上获得一个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向下达到一个更低的贸易水平。
- ◆ 未来的贸易将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而且是偏向于中国的利益，贸易互惠也因此更加难以实现。
- ◆ 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就必须满足外国人的需求：人民币必须从中国流向世界，而且还必须是净输出，或通过经常性账户，或通过资本账户。
- ◆ 虽然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会出现相对下降，但世界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会由美国主导，而中国会是一个与美国非常接近的竞争对手。
- ◆ 到 2030 年，中国的开放率会下降到 53% 左右，一个关键点在于，那时的中国离真正实现贸易/国内生产总值比“正常化”还有一半的路要走。
- ◆ 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最发达国家的约 58% 时，增长放缓就会出现，中国增长放缓到来的那一时刻将会是 2023 年（前提是中国一直保持着 9% 的增长速度）。
- ◆ 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必然会因为中国的政策发生许许多多的小摩擦和小冲突，但是中国也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保护主义中去，因为这将会给其自

身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结构性失衡将会是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长期来源。

◆ 中国经济的其他特点——老龄化、极高的制造业比例，以及低估汇率政策，都预示着一个更快的经济放缓速度。我的预测是，上述这些因素将会导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下滑3.5个百分点——而非历史告诉我们的两个百分点，而且可能性为100%。

◆ 如果美国的制造业持续萎缩并最终成为空壳，那么美国将会加剧对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的依赖并寻求开发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未来的市场开放依旧缓慢，那么久而久之，美国就有可能愈发频繁地以两国不可相提并论的开放政策水平为由，大打“不公平牌”：作为平等的竞争对手，凭什么美国就要向中国开放更多的市场？

◆ 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独特性将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紧张局势。中国收入水平和历史发展曲线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在政策壁垒方面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显得没那么开放，尤其是在非传统领域。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发展策略，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贸易国，并且未来还会继续扩大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差距，这就决定了中国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会比其他国家小。

◆ 由于市场比中国更开放，美国和欧盟也越来越难以与中国开展互惠性的市场开放，而后者却是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成功与否的关键。考虑到中国的规模，美欧在影响中国政策机制方面的能力也会呈现捉襟见肘的趋势。中国的贸易伙伴在影响中国方面的失效，以及它们无论怎样都会试图这么做的心情，将会导致一种结构性紧张状态——而且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表现不佳，并

且那些认为不公平以及各国对维系贸易体系的贡献不对称的观点占据上风，则会加剧这一紧张状态。

◆ 贸易对于未来中国的重要性、中国走向人民币国际化并退出重商主义的可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那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相对低效，这三者将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摩擦更多地发生在贸易层面、而非宏观经济议题上。反过来这也将促使世界贸易组织、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关键论坛和场所。

◆ 交易的不平衡性只会停留在小冲突的层面上，而不会对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影响。但是考虑到美国在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高失业率、停滞不前的中等家庭收入、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公，以及经济流动性的持续下降，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数量庞大、内心不满且四面楚歌的中产阶级。

◆ 如果美国因为中国迟迟不肯开放本国经济的新部门而沮丧不已，同时又缺乏促使中国开放的“胡萝卜”，面对疲软的经济环境和逆转的学术思潮，再加上各方观点都认为中国没有为一个开放的市场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刺激下，美国将有可能以关闭自己的市场为威胁来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作为全球一流的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对中美关系和经济力量的本质作了精彩绝伦的阐述。

——《华尔街日报》

《大预测》是一本令人神往的读物。虽富有争议，但言之凿凿，大有为我们将来讨论定调的意味，即未来全球经济最炙手可热的议题之一——中国的角色。

——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大预测》对未来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分析，是一本极为出色、耐人寻味的好书。

——默罕默德·埃利安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

时值 2021 年 2 月。华盛顿寒意袭人，狂风呼啸。新宣誓就职的美国共和党总统正在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籍总裁办公室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签署一份协议。在此协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美国提供 3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的紧急融资。同时，他还要签署美国不得不遵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条款。

此前的 10 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忙于应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缓慢的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以及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在 2008~2010 年经济危机期间，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不断累积，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以低于 2% 的增幅缓慢增长。结果，尽管政府陆续开始处理不断上涨的福利基金支出，特别是与医疗有关的支出，公共财政的基础仍然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50%，这种情况与彼得·布恩和西蒙·约翰逊

英国（在苏伊士）的行动是一个日渐衰落的强国所做的最后喘息……也许在 200 年之内，美国也会知道当时我们的感受。

——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下，英国将其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武装力量撤离，此后的 1956 年 12 月 13 日，哈罗德·麦克米伦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如是说。

10年前发出的警告一模一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如同2008~2010年间的经济危机之前一样，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其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负债的数额也没有减少。随着最上层人群（约占人口总数的0.01%）收入越来越高，不平等也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流动性减弱，而一些中产阶层也不愿意从事低技术领域的工作，他们通过教育和获得新技能向上流动的前景又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竞争。

同时，尽管中国在2012~2013年间也遭遇了衰退，但是它却恢复了增长的动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其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几乎达到了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2020年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间，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使得商品和石油的价格急速飙升。美国的增长放缓，使得财政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全球金融市场上谣言四起，称中国正计划使用其金融实力，因为它对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大量海军部署颇有微词。美元处于高压之下，而中国通过抛售其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使这一压力倍增。令人恐惧的美元崩盘近在眼前。债券市场不再青睐美国国债，而美国政府也被从3A级的名单中剔除，同时，投资者们也开始缺席美国国债的拍卖会。

为了维持民众的信心，美联储将利率大幅提高——远高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而享有“过度特权”时美国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在必须限制通货膨胀率和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同时，高利率已经威胁到了增长并伤害到了金融部门的生存能力。而美国眼下也陷入了这一两难境地之中。

美国的债务状况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欣慰，因为其利率已经大幅超过了其增长率。巨额的经济和社会支出隐约可见。总之，美国现在酷似任何新兴市场国家。

廉价融资是当下之需——特别是因为信心的丧失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紧密相连，而许多发达经济体（如 2010~2011 年间的冰岛、希腊和爱尔兰，以及 2012 年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关系。产油国拒绝增加对美国的紧急融资数额，因为昔日那些友好的独裁者们已被各种说辞说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话来说）所取代。这些说辞或中庸或极端，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耿耿于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成了美国寻求帮助的唯一选择。

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金碧辉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但是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并不是独自前往。因为 2020 年的大选产生了一个分治的政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了打消金融市场对其贷款与限制条款一揽子计划可信性的疑虑，坚持美国国会的两党领袖都到场，以此表明两党都将在立法上通过这一计划。（然而，美国却依然能够顶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压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则是美国政府依然存在的权力分支。）

中国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份额拥有者，并且支持该组织在 2018 年进行投票机制改革。同时，中国在该组织中拥有否决权，因此，如果美国想要获得融资来稳定其债务状况，以满足债券市场的话，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美国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个条件带有惩罚色彩，因为大多数成员都受惠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国能够很容易地联合它们使美国的融资项目流产。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条款清晰、具有法律责任，并在增税和减支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党人和民主

党人对此都不怎么欢迎。美国政府必须出台国家增值税，重新将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至 40%，制定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检验方式，并且大幅减少国防开支。总统面无表情地接受了这一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冷静的注视和两院领袖的围攻下，总统在详细写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条款和条件的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一幕瞬间传遍全球。相似的一幕发生在 1998 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抱着手，沾沾自喜地看着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亚洲的眼里，随着这一签名，主权和自尊亦不复存在。而今天，角色出现了大转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

这个场景仅仅是一种幻想，抑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美国的主流舆论明确地排除了第二种可能。美国自我认知的一个中心信条就是，其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容威胁。这是因为，一旦其经济地位受到威胁，那就意味着美国将遭受损失，而美国迟早要面对这一挑战。中国也许正在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美国也可能更多地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各展所长。然而，中国的威胁既不迫在眉睫，在强度和广度上也不足以将美国从掌舵的位置上挤下来。此外，如果美国能够将自己的经济搞得秩序井然，那么来自中国的威胁就能够得以化解。

拉里·萨默斯在 2010 年卸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顾问之前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在这个信条背后潜藏已久的狂妄自大（或者说是自满）可见一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历史——一个充满恐惧和忧虑的历史。但是，这些恐惧和忧虑都被为捍卫繁荣而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动所驱散。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局长就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发出的警告所说的一样，该国工业增长率在10年中始终保持每年8%或9%的增幅将会大大缩小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艾伦·杜勒斯在1959年对苏联亦作出如是评判。在苏联面临解体之危时，《哈佛商业评论》在1990年中的每一期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文，称冷战已经结束，德国和日本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我们现在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有关美国衰落的预言自美国建国以来就不绝于耳。但是，这些预言在一代代美国人中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促使他们进行革新。我坚信，只要我们对未来存有忧虑，那么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面临着众多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拥有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灵活、最具活力和最具创业精神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让公民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其有关储备货币地位，或“美元的力量”——经济主导地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的结尾也提出了相似的主题：“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美元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不是中国人的手中。”

这些信念并非萨默斯和艾肯格林等经济学家所独有。它们被广泛认同。政治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声称：“当英国不能再进行全球治理时，美国适时进入，取而代之。而现在却没有一个国家时刻准备好了要取代美国……”

同样的，著名国际关系专家、高级官员约瑟夫·奈也作出了以下评估：

“美国并没有彻底陷入衰落之中，相比之下，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强大……美国权力在 21 世纪的问题不是衰落，而是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些观点来自一个深邃而崇高的源泉：美国例外主义的信仰之井。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某些特别之处未来仍将保持。当然，这种情绪也弥漫在英国。当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中的反帝国主义者、爱尔兰人史蒂芬·戴德勒斯被问及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时候，他讽刺地答道：“在这个帝国的土地上……太阳从不落下。”^①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大力吹捧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本书的初衷，就是要对这一中心信条发问。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相关的经济主导及其表现，包括货币主导量化，对经济主导的历史寻根溯源，并展望其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的前景。

量化得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结论。第一，对美国来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日益临近（可能已经开始），并将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涵盖财富、贸易、外部融资以及货币），其主导地位在未来的 20 年间会很明显，能与处于帝国时期的英国或“二战”后的美国相媲美。

第二，由于规模大小——即经济、贸易的规模和债权头寸大小——是储备货币地位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中国不断增长的规模和不断强大的经济主导地位很可能会转化成货币主导地位。这些计算，以及一本有关从英镑

^①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帝国都赞同并表达了类似的信仰，“日不落”这一隐喻，最早可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的一个演讲。在书中，这篇演讲由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一世在入侵希腊时发表。

到美元的转化历史的新读物都表明，在接下来的5年之中，人民币将超越美元，成为首选的储备货币。如果中国在金融和涉外部门进行改革的话，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会提高，速度也会加快。而如果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民主更为完善的话，这种转变会来得更快。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首选，人民币的这一地位会扩大中国的权力并提高其声望。而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已经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第三，这些明确的数据包含两个政策上的信息，其中一个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有关，另一个则是特别针对美国。中国未来的主导地位不需要对现行的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和贸易体系造成威胁。确实，中国在实际贸易方面不同寻常的开放，导致了一个规模宏大并不断成长的私有部门的产生，而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互相依存、从中得到的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为维持这一部门所需承担的风险却被忽视了。另外，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颇高，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不断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引擎，而这二者对于中国的领导能力的合法性十分关键。这种依赖性导致了维持开放带来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日渐一致，并不断强化。

然而，世界对于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依旧不能十分确定。为了防止出现中国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却不再友好的局面，世界需要进行投保。这份投保必须以复兴多边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且要把中国牢牢地约束在其中。总之，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复兴多边主义的途径。

这一切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国在经济和货币上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中国的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决定，而不是由美国的行动决定的。这种主导性可能导致一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失去的会比美国想要保有的要多。然而，美国却容易被人口和“经济赶超”现象的逻辑说

服，而贫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迄今为止凭借着这一过程赶上了较为富裕的国家的脚步。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只要中国的生活水平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其经济总量将远远大于美国。

一般而言，一个复兴的美国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占据主导的情景。从某种程度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是这样化解日本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的。但是这种做法在未来可能不会再适用。中国不太可能像日本那样失去发展动力，因为中国的增长空间还很大，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距离日本所达到的前沿地位还很遥远。此外，美国国内的状况也比以往要困难得多：财政状况和外部条件更加脆弱、增长前景暗淡，特别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停滞的结构性痼疾已然恶化。

另外，即便美国找到技术发展动力的新源泉，这也不会让美国相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在逐渐变“平”的新世界中，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能够很容易地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如果富裕国家停滞不前的话，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就会一如既往地奋起直追。但是如果富裕的国家在技术上保持活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不会赶超上来。反之，富裕的国家就会落后，但是它们在增长方面保持领先的能力也会被一些因素，例如经济赶超、新技术的特点，以及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对这些技术的快速掌握所限制。

上一次主导权的转移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果国内经济明显疲软、外部脆弱，再加上存在一个占据主导的力量，三者的结合就会使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显得不堪一击。就目前而言，这种脆弱性只是相对于一个不仅不与其他国家结盟——当然这与“二战”前后的美国 and 英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没能彻底打消世界各国对其国内政治和疆界以外